**乡村“热点”在转移**

在安外尔尼萨罕·多来的印象中，多年来，清晨村里安安静静，连风吹动树梢的声音都听得到。可是现在，一大早，孩子清脆的叫嚷声、电动车的轰鸣声，搅动了村里村外。

这是南疆村庄的响动，安外尔尼萨罕已经越来越熟悉。不过数年前，她所在的洛浦县洛浦镇克尔喀什村，直到日上三竿，村民才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蹲在树下或墙根下说笑，村里才有了热度。中午一过，太阳明晃晃地照射下来，村民们又躲在家里不肯出来。“没多少事可做，村民们一般起得都不早。”

因为长期驻村住户，于田县干部张磊也敏锐地发现，随着就学、就业情形的改变，南疆乡村热闹的时间点开始转移：早晚变得越来越热闹，中午反倒冷清下来。

每天清晨，每个村庄都会在喧闹中醒来。因为所有适龄青少年全部入学，家家户户都要早起做饭，然后再送孩子到学校。有些结伴的小孩子一路嬉戏而行，笑声洒落在村里。

不仅如此，随着一批扶贫企业和扶贫车间相继建成，过去闲在家里的妇女纷纷进厂务工。每天早晨，忙完孩子的早饭，她们会骑上电动车，轻快地奔向厂区。记者在和田县巴格其镇巴扎博依村看到，清晨的村道上，五颜六色的电动车排成长长的一列行进，头盔下的一张张笑脸，构成眼下南疆特有的画面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村里又迎来一个小高峰：下课的孩子陆续回家，下班的村民也相继归来，人们又一次搅热了村庄。

吃过晚饭，不少村民聚拢在村委会的远程教学教室里，听屏幕里的老师讲授种养技术、讲解法律政策。课间，在村干部的带动下，大家又一起学唱新歌。到了周末，村民自发组建的文艺演出队，会在村村都有的大舞台上献演歌舞、弹唱等节目，激起更多的欢声笑语。

今年，南疆各个村庄又相继建起夜市，不仅带动农民就业增收，也带热了乡村的夜晚。在于田县兰干乡，一处容纳了40多个餐饮摊主的夜市很红火，入夜后不断有村民来品尝薄皮包子、红柳烤肉、酸奶粽子等美食，同时为弹响热瓦普、都塔尔和打手鼓的乡村艺人喝几声彩。

乡村“热点”转移，是南疆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带来的直接变化。记者从和田地委了解到，短短几年间，当地就有七八万人进入企业务工，其中60%以上是妇女。与安外尔尼萨罕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南疆农民走出家门，或就地就近就业，或进城务工，不仅增加了收入，还开阔了眼界，带动了社会面貌的变化。

“从农民变成工人，这感觉很棒。”安外尔尼萨罕说，现在她已是工厂的熟练工，并开始带学徒，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让她家实现了脱贫。

**消失了的“老三样”**

进入夏季，浮尘天气仍不时光顾。记者在和田绿洲发现，尽管沙漠依然环绕着村庄，但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“老三样”已渐渐消失。

和田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，降水稀少，当地居民长年习惯喝涝坝水、住红柳芭子房、乘驴车出行。如今，“老三样”迅速被自来水、安居房和电动车取代。在日益整洁美丽的南疆乡村，外来者难觅“老三样”踪迹。

“村里的涝坝没有了”，70岁的老人伊敏·吐尔逊说，自己喝了40年涝坝水，喝了20年地下水，也喝了10年自来水。去年自来水通到家里，用水既卫生又方便。与老人生活的墨玉县喀瓦克乡乃再尔巴格村一样，经过持续建设，新疆所有村庄都接通了自来水，1000多万农牧民全部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，涝坝彻底消失。

“涝坝”是挖出的积水坑,大小不一。夏天洪水到了，人们会把水流引入坑里存起来，然后从6月吃到11月。由于储存时间长、人畜共饮，涝坝水污染严重，病菌滋生。

如今的伊敏家装了三个水龙头，分别位于厨房、卫生间和庭院里，一拧就哗哗流出的清水，让人忘了身处极端干旱的沙漠地区。

与村里的人一样，伊敏住的是一套政府补贴建设的富民安居房，砖木结构的屋子通体刷成明黄色，宽敞、结实、采光好,门前的葡萄架洒满阳光。而以前用红柳枝条和泥巴糊成的芭子房，不仅四面透风，还时常沙尘满屋，外面下大雨、屋里下小雨。

伊敏记不清村里的红柳芭子房是哪年彻底消失的，但忘不掉睡在土炕上数星星的日子。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建厅的数据显示，通过实施农村安居工程，新疆累计建设了239万户安居房，彻底结束贫困人口住危房的历史。

去年底，硬化路通到乃再尔巴格村。这个距离沙漠仅200米的小村又添了几辆小轿车和皮卡车，开车去100公里外的县城一两个小时就能到。而过去，赶驴车走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，颠簸一天都到不了。

在乃再尔巴格村，记者没看到一头驴。村支书如则托合提·麦麦提敏告诉记者，全村84户没有一家养驴，村民外出大都骑电动车或开车，村里也通了班车。如今行走在和田绿洲中，马路宽阔，街道整齐，硬化路通往每个村落。葡萄架掩映下的农家院落，随处可见停放的三轮车、皮卡车和家用轿车。

去年7月底，和田地区高速公路正式通车，至此，新疆所有地州市都开通了高速公路；所有乡镇、农村的公路通达率和通畅率都接近100%，南疆“出行难”渐成历史。即使最偏远的乡村，也很难看到慢悠悠赶着驴车出行的情景。

**安居房里的新物件**

时至今日，新疆各地群众迁新居、住新房已经不是新鲜事。不过，记者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和田地区走村入户时却欣喜地看到，绿洲农民不仅搬入新建的富民安居房，家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物件。

和田地区是我国深度贫困区之一。搬进新居前，当地农民一间土坯房或红柳芭子房就是全部家当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。如今，记者在当地看到，农户基本都“睡到床上，吃到桌上”，不仅有了木床、沙发和餐桌，还添置了新电器；房间也按功能分出客厅、卧室、厨房和淋浴间。

沙漠地区夏天酷热，晚间，如则麦麦提·麦提克日木喜欢打开喷头，用热水洗去劳作一天的疲乏。他家100多平方米的新居里，电视、洗衣机、煤气灶等现代电器一应俱全；老母亲也习惯了把羊肉、鸡蛋、胡萝卜放到冰箱里保鲜。

两年前，如则麦麦提所在的策勒县恰哈乡恩尼里克村还是贫困村。随着新疆富民安居工程建设的推进，特别是国家扶贫力度加大，如则麦麦提搬入安居房，妻子也在村委会安排下就业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

与如则麦麦提家一样，家具和电器已进入南疆乡村千家万户。一些家庭条件好的，还给孩子准备了单人间、写字台。加上近两年间庭院整治以及推行住宅区、种植区、养殖区“三区分离”，农户家里日益整洁。

让记者感到意外的并非这些，而是许多农户家里都挂有“责任状”和“明白袋”。如则麦麦提家墙上挂着几页纸，首页上印有两张照片和“结对帮扶连心卡”的字样，照片一张是主人，另一张则是包户扶贫干部；其余纸页则标注了脱贫时间和脱贫要求，并且留有帮扶干部的联系方式。与这纸“责任状”相随的，是每周干部都会登门来访。

“明白袋”则记录了每家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人口、土地、牛羊和收入等。如则麦麦提说，家里有些情况自己有时也记不清，翻翻“明白袋”就清楚了。包户干部上门问得很细，有什么变化也会记下来，装入袋里。“我家有多少钱，袋子比我更清楚。”

而最让记者感到惊喜的是，有些农户家里还添了鲜红的“幸福袋”和“感恩墙”。

在于田县托格日哈孜乡恰喀尔村，每家墙上都挂着绿色的“明白袋”和红色的“幸福袋”。翻开幸福袋，记者看到袋里装有惠民政策、法律法规等宣讲资料。村民阿瓦汗·买买提明家更是与众不同，客厅专门设置了一面感恩墙，上面贴有全家人合影、帮扶干部照片，以及“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”的宣传画等。

住进新居，家门口就能看病吃药，柏油公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孩子享受免费教育，阿瓦汗将村里变化看在眼里、记在心底，“感谢党和国家！现在，我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！”